

· 外国文艺 · 内部资料 ·

摘译



内部资料
请勿外传

1

1975 · ZHAI YI ·

摘 译

(外国文艺)

1975年第7期(总第18期)

《摘译》编译组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7.5 字数 172,000

1975年11月第1版 1975年11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10171·527 定价: 0.58元

内 部 发 行

“以暴力对付暴力”

——读美国电影剧本《迷路前后》

复旦大学外语系外国文学评论组

十年前，美国著名黑人领袖马尔科姆·爱克斯被维护帝国主义反动统治和种族压迫的罪恶势力杀害了。广大黑人群众缅怀自己的英雄，黑人作家詹姆斯·鲍德温创作了电影剧本《迷路前后》。

作者同马尔科姆以及许许多多的黑人一样，生长在美国最大的黑人贫民窟——纽约哈莱姆区，从小就身受种族主义的迫害。他同情美国广大黑人群众，在他的作品中，对美国的种族歧视和种族压迫进行了揭露和抨击。

让我们先看看剧本中马尔科姆一家的遭遇吧。马尔科姆的父亲是一个黑人牧师，据说他“一直在煽动城里的黑坏蛋”，而屡遭三K党的迫害，被迫流浪，三迁其家，最后惨死在暴徒的铁蹄之下。马尔科姆的母亲是一个蒙受白人侮辱的黑白混血妇女，由于不忍心把自己的子女送给白人统治者当奴隶，竟被逼得发疯，并在绝望中离开人世。马尔科姆自己，则沦为奴仆，受法庭监管，还被捕入狱。在美国，这样遭到家破人亡的黑人家庭，真是数不胜数。它使人们想起了列宁的一句话：“黑人的状况对美国是一种耻辱！”这种状况对美国统治者所标榜的“民主”，无疑是绝妙的讽刺。什么“民主”，说穿了，“对富人天堂，对被剥削

者、对穷人是陷阱和骗局”。

然而《迷路前后》的作者却把这一切仅仅归结为种族矛盾。在剧本里，作者反复强调“所有的白人都是魔鬼”。正是由于这一观点的支配，作者在描述马尔科姆的所谓“迷路”的过程中，不是着重表现马尔科姆身受的阶级压迫和剥削，以及在这种剥削压迫下马尔科姆的觉醒和对黑人解放的热烈追求，而只是停留在种族歧视的表面现象上，并过分渲染仇视一切白人的种族复仇思想，甚至为此穿插了不少黄色内容的情节。在剧本尾声部分，作者虽然写到马尔科姆认清了“基督教和资本主义”是罪恶之源，意识到世界上也有“跟我一样献身于变革”的白人，但是这一切却又是通过马尔科姆前往正统的穆斯林发源地麦加朝圣的情节来表现的，被抹上了浓厚的宗教色彩。剧本中的马尔科姆是这样说的：

“我和穆斯林教友们向同一个上帝祈祷……。碧蓝的眼睛不如他们的蓝，世上的金发不如他们的美，雪白的肌肤不如他们的白。千真万确，我们彼此一样，我们都是弟兄！因为他们信仰唯一的上帝，这就把‘白色’这个概念从他们的头脑里赶跑了，从他们的行为中赶跑了，从他们的态度中赶跑了。”

原来是大家都信仰“唯一的上帝”、“向同一个上帝祈祷”而使大家都成了“弟兄”，也使马尔科姆认识到不分皂白地谴责所有的白人是一种错误，这仍然不可能表现出广大黑人同白人统治者之间的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的性质。

对黑人问题的这种理解和表现，反映了《迷路前后》作者的阶级局限性。已经成为资产阶级名作家的鲍德温与仍然栖身于

哈莱姆区的广大黑人毕竟不同了。他可以同情黑人的遭遇，具有一般的种族平等的意识；但是和一切资产阶级作家一样，他不可能揭示“种族问题实质上是阶级问题”的真理，而是有意无意地回避和掩盖这一真理，力图把黑人斗争停留在资产阶级所能接受的水平上。

鲍德温的这种阶级局限性在对待马尔科姆“以暴力对付暴力”的光辉思想的态度上表现得更为突出。

美国黑人的出路何在？马尔科姆和成千上万的黑人一样，经历过一个痛苦的探索过程。正象剧本所描写的那样，年轻的马尔科姆曾经相信过美国的“民主”和“平等”，梦想经过自己的努力就可以“出人头地”。但是现实使他碰了壁。他想当律师，可是在美国，黑人不能当律师，而只能“做一些黑人能做的事情”，就是当奴隶。哈佛法学院大楼上镌刻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箴言，可是在美国的现实生活中哪有什么“人人平等”？还是“矮子”说得对：“这就是他们培养律师的地方，这些律师帮助我们把你和我关在牢狱里。”于是，马尔科姆从幻想中醒悟过来，“面对现实”了。这应该说是马尔科姆觉醒的开始。以后，马尔科姆在黑暗的现实里进行了种种挣扎和盲目反抗，这被作者称为“迷路”，实际上它反映着在帝国主义的残酷压迫和腐蚀下，黑人在斗争的道路上所经历的种种曲折过程。作者写出这些过程，对于揭露美国种族压迫和阶级压迫的严酷，对于启发黑人的争取解放的觉悟自然也有一定的意义。但是，无论是对马尔科姆来说，还是对和马尔科姆一样要求解放的美国广大黑人来说，这些都不是最重要、最有意义的东西。最重要、最有意义的东西是什么呢？是马尔科姆经历了这一系列痛苦的教训以后所得出的结论，那就是在美国，黑人要寻求解放没有别的出路，而只有“以暴力对付暴力”。这是马尔科姆思想中的精华，是他留给美国黑

人运动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美帝国主义者杀害马尔科姆的根本原因在这里，千千万万黑人拥戴和怀念马尔科姆的原因也在。然而可惜得很，《迷路前后》的作者却恰恰没有抓住这一点。从剧本对马尔科姆参加黑人运动以后的描写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作者欣赏的是马尔科姆的“非暴力”斗争，诸如在监狱里和白人教师争论耶稣的肤色是白的还是黑的；领导为营救黑人牧师而举行的和平示威等。在写到这些斗争时，作者的笔触生动、细腻而充满感情。特别是在描写兴登事件的时候，作者简直把它当作黑人运动的典范。白人警察无故拘捕了黑人牧师兴登，并且毒打重伤。对于这一反革命的暴行，黑人们愤怒极了，他们聚集在警察局门口。作者在写这场斗争时，不是着重描写黑人阶级的仇恨，而是一再强调斗争的“有纪律”即和平性，强调什么“别给白鬼子以杀人的借口”，强调“忍耐”，说什么“因为这种忍耐帮助我们救了一条人命。……只要我们把今晚的行动坚持下去，我们的男女教友就能生存下去。”在这场斗争中，马尔科姆被描写成为“非常巧妙地应付了一个潜伏着爆炸性的局面”的领导者了，就是说成了一个群众斗争烈火的熄火者、阶级斗争的调停人。而对于众所周知的马尔科姆的“以暴力对付暴力”的思想，作者是怎么表现的呢？那只是在剧本快要结束的时候一笔带过，既没有写出这种思想的形成过程，也没有写出这种思想的群众基础。不仅如此，作者甚至把黑人运动内部的暴力与非暴力的两条不同路线的争论歪曲为争权夺利的斗争，并且把马尔科姆的被害归结为这种争权夺利的结果，从而掩盖了马尔科姆“以暴力对付暴力”的思想光辉，削弱了它给黑人运动带来的深刻而巨大的影响。这样一来，鲍德温笔下的马尔科姆与十年前英勇牺牲的马尔科姆相比，与广大黑人群众心目中的马尔科姆相比，就不能不黯然失色了。这当然不是什么艺术处理的问

题，而是一个立场问题、态度问题。作者的阶级地位和生活状况决定了他是一个“非暴力主义者”。

在这一点上，鲍德温和最广大的美国黑人分开了，完全分开了。最广大的美国黑人并不象鲍德温那样迷恋于“非暴力主义”，恰恰相反，他们也象马尔科姆一样，越来越认识到革命暴力的重要。是现实斗争的情况使他们认识到这一点的。因为向真主祈祷也好，“有纪律”地示威，“别给白鬼子以杀人的借口”也好，并没有给美国黑人的地位带来什么根本的改变。承认耶稣的皮肤是“棕色的”，给一个被毒打致伤的黑人以起码的治疗，这能给黑人带来政治和经济的解放吗？显然不能。不错，美帝国主义者黑人运动兴起之后也作过不少姿态，许下不少诺言，诸如“给黑人以平等权利”呀，“让黑人担任公职”呀，一九六四年还通过了一个所谓保障黑人权利的“民权法”哩。但是黑人究竟得到了什么？“平等权利”吗？黑人总是最后被招雇而又最先被解雇。“让黑人担任公职”吗？在广大黑人连基本人权都被剥夺的情况下，让几个黑人在政府中担任一官半职，无非是要借用几张黑面孔欺人耳目。至于一九六四年的“民权法”，更是一纸空文。在这之前，美国历史上已经有六部“民权法”了，哪一部是为黑人和其他劳动人民谋利益的？没有。而且更重要的是，帝国主义者绝不会因为黑人的“非暴力主义”而放弃反革命的暴力，而是变本加厉地向手无寸铁的黑人施行暴力。提倡暴力的马尔科姆牺牲后不久，著名的黑人“非暴力主义”者马丁·路德·金的被害就是一个证明。因此，在今天越来越多的美国黑人拿起了武器，以黑人工人为骨干的武力抗暴斗争日趋频繁，而且黑人工人又同白人工人的斗争紧密结合，汇成了抗暴大军。这种情况在本期《摘译》选刊的美国黑人诗歌中也得到反映。

当然，斗争将仍然是曲折的。不仅美帝国主义者还会继续

采取各种手段破坏黑人运动，用“非暴力主义”去瓦解黑人的斗争意志；世界上另一个最大的民族压迫者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也一贯破坏黑人运动，到处兜售“天下太平”图，说什么世界上的一切矛盾都缓和了，解决了，“世界可以松一口气了”。他们命令各国人民把革命暴力“压缩到最低限度”，并且横蛮地要美国黑人对美国统治者采取和平共处、非暴力与种族合一的政策。苏修这样做，除了扼杀美国黑人运动和世界革命外，还有一个险恶的用心，那就是妄图扑灭他们那个“各族人民的监狱”里的斗争烈火。帝国主义者所宣扬的这种“非暴力主义”自然还会影响到黑人运动中的一部分人，从鲍德温的剧本《迷路前后》中就可以看出这种影响。但是可以断言，广大的贫苦黑人最终是不会上当受骗的。他们将识破一切敌人的一切阴谋诡计，克服形形色色错误思潮在自己队伍里的影响，赢得斗争的最后胜利。

迷路前后

(电影剧本)

作者：詹姆斯·鲍德温
美国戴尔出版社 1973 年版

(黄昏, 纽约。自由女神像, 繁忙的水上交通。市中心及其四周的大楼尖顶。纽约希尔顿旅馆的汽车房。

汽车房里鸦雀无声, 长时间的寂静给人以一种不祥的预感。

旅馆的大门打开了, 一个瘦长的人影快步走过来, 钻进汽车。

好一阵子, 他才开动引擎, 轰鸣声响彻汽车房。

随着马达轰鸣, 整个银幕映出了一个汽车的侧视镜——它跟汽车房一样显得空荡荡的。收音机里播送出“黑人乐曲”, ——汽车的侧视镜开始向前移动, 驶进太阳光中。

后视镜里映出了开车人的戴着眼镜的双眼: 困惑而又机警。

音乐突然中止, 播送一则消息: 马尔科姆·爱克斯将于今晚在奥杜朋舞厅发表演说。

移动着的侧视镜里明暗交替, 最后映出街道上的来往车辆。

红灯; 过街的人群; 黑人乐曲。

我们现在看到了开车人——马尔科姆·爱克斯的面容: 蓄着胡须, 神色困惑, 却又显得镇静自若、气宇轩昂。

汽车又向前开动, 许多难以辨认的、重叠的、模糊的形象从侧视镜中飞快掠过。

银幕上一片火海。一群头戴兜头帽的骑着马的人在拼命敲砸一间村舍的窗户。一个怀着身孕的年轻美貌的黑白混血妇女瑟缩地往后退避, 马队从她和房子中间横冲过去, 又在她和镜头中间奔驰而过。

一个声音在高叫：“弟兄们，姐妹们，这儿不是我们的家！我们的家乡在非洲！在非洲！”

一阵电车的叮咛声传来，电车司机猛然看见一个惨遭毒打的独眼黑人倒在车轨上，眼看着死亡的到来。

马尔科姆的脸。

汽车穿过曼哈顿的街道，向近郊驶去。马尔科姆看了看马路上的行人和那些耸然矗立的高楼大厦。他的视线开始集中在这些大楼的一些细小特征上：

纽约一座大楼的圆形屋顶，化为达喀尔总统府的阳台；阳台前旗帜飘扬，一群群黑人在欢呼。蓄着胡须的马尔科姆微笑着向欢呼的人群致意。

一个年轻的黑人男学生，容光焕发，热情殷切地在和马尔科姆说话。）

马尔科姆 我已经回来了。隔了好几个世纪啦。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欢迎。你们给了我一个新的名字。

（在非洲某地的一个大厅里，马尔科姆被披上一件非洲人的长袍。

那个黑人首领把长袍披在马尔科姆身上，随口念出了这个新的名字。马尔科姆向学生重复说了一遍。）

马尔科姆 俄莫威里。

学生 意思是：重返家园的孩子。

马尔科姆 我已经有过许许多多的名字——

（一本虔诚的穆斯林信徒登记圣册。一只手在册子上写上了一个名字：厄尔·哈季·马立克·厄尔·沙巴兹。

一部家用圣经，一只黑人的手在上面写了一行字：马尔科姆·利特尔，一九二五年五月十九日生。）

我一定回到你们中间来。我保证——(过了一会儿)但愿上帝许可。

(阳光照在纽约高楼大厦的玻璃窗上，熠熠耀目的闪光。)

马尔科姆的画外音 许许多多的名字——

(水手舞的粗犷的音乐声。)

汽车的侧视镜里映出了一个已经累得冒汗的马尔科姆，在不停地跳着，旋转着。

一个声音在嚷着：“嗨，红头！跳呀，跳下去，红头！”

马尔科姆又跳下去，跳得步步合拍。他跟一个年轻的、满面春风的黑人姑娘劳拉一起跳着。他们跳的是一个特别精采而又非常吃力的双人舞。舞厅里的人喝采声不绝，鼓动他们跳下去。在马尔科姆放下劳拉，让她站稳以后，他把她拥抱了一会儿。两个人都非常年轻，就这样他们情意绵绵地彼此相视微笑。)

马尔科姆 你真是个讨人喜欢的小东西！

(马尔科姆现在的面孔：一脸胡子，显得十分倦怠和孤独。无意中，他瞥见一个十分迷人的金发女郎，正沿着大街走过去。)

马尔科姆的画外音 索菲娅——

(汽车停住，等候绿灯。)

那个金发女郎并不是索菲娅。她走进一家珠宝商店，透过商店的玻璃窗可以看到她。

在侧视镜里可以看到：

马尔科姆的一双长手抚弄着索菲娅金黄色的长发。他们亲吻了好一

阵子，然后进入房间，躺在床上。索菲娅穿着宽身长袍，马尔科姆光着上身。）

马尔科姆 你说说看，你怎么去跟你那个白人男朋友交代你有一个黑人男朋友呢？你的标致的黑汉子，你的人儿呢？——你听见我跟你说什么来着，安妮小姐？

索菲娅 我压根儿不打算提起你。

马尔科姆 要是别人告诉了他呢？

索菲娅 谁能使他相信啦！

马尔科姆 （大笑）你老是对我说：你该知道那些白人是些什么玩意儿。（她吻他）难道就没有什么人来关心你们这些人吗？

（他让她躺在自己身上。她把头钻在他的怀里，又抬起头来看着他。）

索菲娅 没有人——你别笑呀——只有你——

（马尔科姆把她搂在怀里。）

（马尔科姆在狱中跟人打架。看守把他们拉开。

叫骂声：“撒旦！”）

马尔科姆 （喊着）我他妈的压根儿没惹他。我正在忙我自己的事，偏他妈的这个家伙找到我身上来了！我才不是那路子货哩！

（看守们使劲拉住他，把他扔进了一个单人囚房，马尔科姆走一步叫骂一声。看守把门反锁以后，马尔科姆用力捶门，最后猛然倒在地上。）

马尔科姆的画外音 许许多多的名字。

（一棵大树。树上飘挂着褪了色的破布碎片——它们原是一件件血迹斑斑的衣服。几只大鹰在有亮光的灰色天空中盘旋。利特尔家庭院里的晾衣绳上迎风飘荡着衣裳。

一个孤单的女黑人的歌唱声：

“永别啦，
永别啦，
我将要扔下，
这沉重又沉重的负担。”

这时，那个十分年轻美貌的黑白混血孕妇拖着沉重的脚步穿过晾衣绳，朝小屋走来。她就是路易丝·利特尔。

独眼的厄尔·利特尔在讲道。）

厄尔 上帝已经给我们派来一位先知，他将把我们带回家乡去。弟兄们，姐妹们，你们明白吗？你们明白吗？把我们带回家乡去！带回到非洲去！我们将离开这可恨的民族，他们长期以来都在杀害我们呵！（在黑人教堂里听众全是黑人，为数不多）但我们必须自给自足，那样我们就用不着要白人的东西了——什么也不要！

（骑在马上的人的手枪套。马不停地躁动。

一幢白色的房子里，一只黑人的手撩起一块白色的窗帘，又放下。）

一个黑人的声音 上帝保佑。

厄尔 我们将办起我们自己的各行各业，种出我们自己的粮食

(路易丝站在炉边，烧饭做菜，同时看着时钟。)

厄尔 当我们做到自给自足的时候，我们将遵照基督的教导——把这个最可恨的民族沾在我们脚上的灰尘抖落干净，跟着我们的兄长马科斯·加尔维，回到故乡去！

(三K党徒，在黑夜中驰马而过。)

路易丝听到了声音。她瞥了一眼孩子们。他们都悄然无声。

骑马者进入利特尔家的院子，绳子上的衣服在他们一些人的头顶上飘打。

路易丝走到门口，面对骑马的人。她几乎跟他们一样白，这使她有一种异乎寻常的怨恨，又有一种蔑视一切的威严。

然而，即使慑于她的异乎寻常的愤怒，他们毕竟是一伙人，而她却是孤零零的一个人。)

路易丝 你们这帮子人，深更半夜到这儿来干什么？我在炉子上替孩子们烧饭呢。

骑马者之一 你丈夫在哪儿？

路易丝 要是他在家，我还会站在外头院子里吗？

骑马者之一 要是你还想站下去，说话就得小心点。

路易丝 你的脸可以蒙住，可你的声音却遮掩不了，乔尔先生。

你们这帮子人我全认识。

(一个骑马的人笑了。他的马蹯足立起来了。)

骑马者之一 好哇，要是我们你全都认识，你该知道我们可不含糊。告诉你那嘴唇象猪肝似的当牧师的独眼的丈夫——

路易丝 你要告诉他什么，你就自己去得啦！要不然，你还算有

种吗？

骑马者之一 我们在尽量捺住性子——

骑马者之一 你这个半黑不白的婊子——

路易丝 说不定我还是你的女儿呢，你也不见得不知道——甚至还是你的姐姐呢——！

骑马者之一 你丈夫一直在煽动城里的黑坏蛋，当心我们把他吊起来——你就这样告诉他！

骑马者之一 当心刷了他的另一只眼睛！

（他的马性子不驯，又一次蹶足立起来。猛然，他狂怒地用枪托砸碎了一扇窗子。他在马肚子上一蹬，其他的人都跟着行动起来。他们纵马绕屋一周，用枪托砸碎了所有的窗户，然后奔驰而去。

路易丝握紧拳头按在自己隆起的肚子上。）

（夜。从电车司机的位置上看出去的轨道。

厄尔奔过去想赶上这辆车，可是没有赶上。他站在轨道上，露出一一种莫名其妙的、强烈的失望情绪，看着电车开走。他开始步行回家。

一辆挂着内布拉斯加州牌照的汽车沿着漆黑的街道徐徐驶过，车子里坐着两个带枪的白人。

厄尔穿过飘动的晾衣绳。他的妻子把门打开时，灯光照到他的脸上。他慢慢地沿着毁坏的屋子走了一圈。孩子们一边唧唧啾啾，一边哭泣。

他转身对着站在门口一动不动的路易丝。）

路易丝 厄尔，也许你现在肯听我的话了。我们不能耽在这儿，厄尔。我们得走。

厄尔 我不能就这样让他们给撵走。——哼，不，决不。

路易丝 听听那边孩子们的声音吧，他们在哭哪，都给吓死了！你呀，难道就听不见孩子们的哭声吗？

厄尔 我当然听得见。正因为这样，我才不愿意跑掉。

（他想进到屋内。路易斯拦住了他。）

路易斯 厄尔，我是无关紧要的，我不是在担心我自己。我也从没有要你替我担心。我们是心甘情愿的，这没什么。可是孩子们呀，厄尔，还有孩子们呀！

（她哭泣。他抱住她好一会儿，他的脸对着我们。）

厄尔 好吧，告诉你，我们要离开这里，要离开这里。但是我们今晚哪儿也去不了。我得赶快把窗子修一修。明天早晨——明天一清早——我就开始准备，让我们离开这个城市。——但是，无论走到哪里，情况都是一样。他们永远不会公正地对待我们，在这块土地上，永远也不会。这些白人真是坏透了。我们非得回到非洲去不可。

路易斯 厄尔——到非洲的哪儿呢？

厄尔 到加尔维大哥领我们去的地方。

路易斯 我巴不得我也是黑人——跟你一样黑——比你 还黑！
他妈的！我真恨他们，恨死他们——！我恨那白人强奸犯留在我血管里的每一滴血！

厄尔 嘘！（他抚摸着她的肚子）在这小东西出世以前，无论如何我们走不远。他急着要出世，正冲着我的手心呢。

路易斯 在我们去非洲之前，他肯定会生下来的。

（他们走进屋子。

我们看到一张地图，路易斯的一个手指。）

路易丝的画外音 不，你是生在这儿的，马尔科姆。（她指点着奥马哈）后来我们搬到——这儿。

（她指点着——密尔沃基。）

（夜。银幕一片漆黑。黑暗中一根火柴擦亮了。火光摇曳，差点儿熄灭。接着擦亮了又一根火柴，又一根火柴。

厄尔在床上翻身，开始醒来。

路易丝坐起来。）

路易丝 厄尔！

（火焰吞噬着屋子。他们把孩子们叫到一块，用毯子或随手抓到的东西把他们裹起来，带出屋子。）

厄尔 孩子都在吗？马尔科姆在哪儿？

路易丝 在这儿。全在这儿。

一个小孩的声音 我在这儿呢。

（我们看到厄尔绝望的脸，他看着火。路易丝也看着火。

救火车队赶到。救火员全是白人。

人群围集拢来，全是白人。

救火车停下来；救火员站着观火。

厄尔转过身来看着人群。他抱起马尔科姆，把他搂在怀里。

父与子，母亲和孩子们注视着观火的人群。

一张地图。）